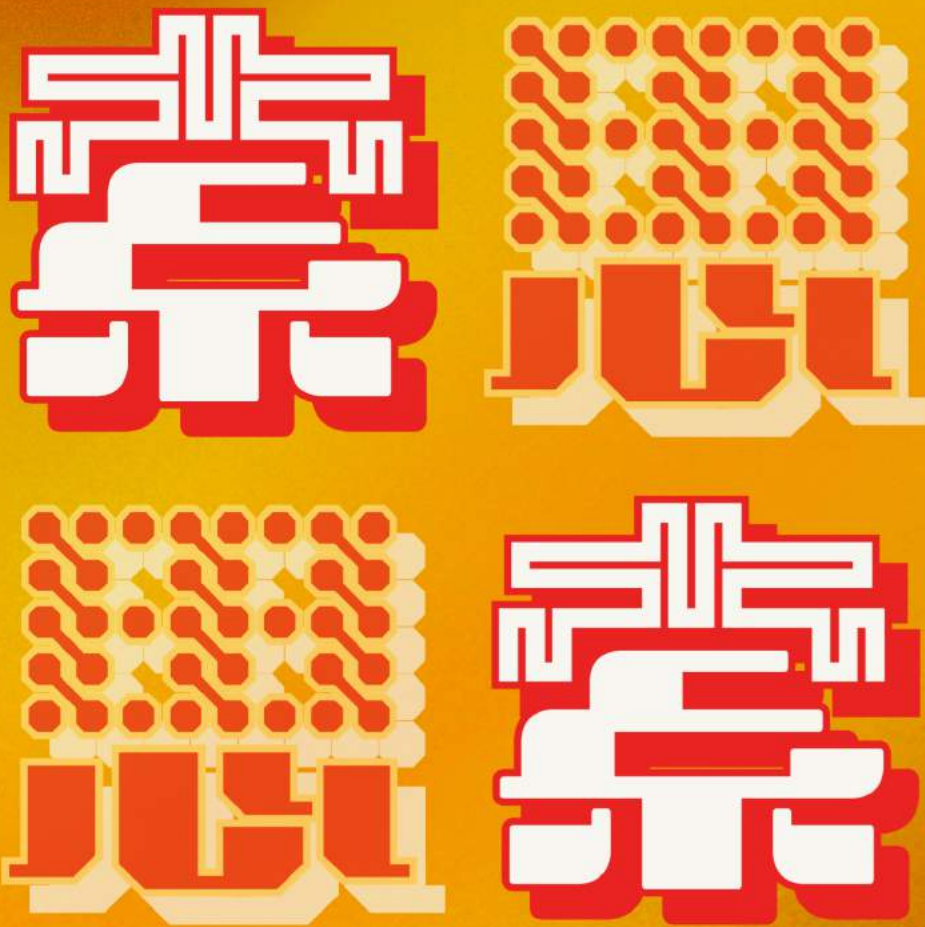


SWARTHMORE COLLEGE CHINESE JOURNAL



春季 2023

SWARTHMORE COLLEGE
CHINESE SECTION

**“見賢思齊焉，見
不賢而內自省也”**

-孔子

前言

我常常會問自己何為文學？好的文學作品是如何被創造出的？而中國文學在當今世界的意義和用處又何在？

這三個問題似乎從上初中後就一直糾纏著我怎樣都不肯放手，所以我開始抽出越來越多我的空閒時間去讀中國文學和小說並在生活當中嘗試去實踐文學的意義。這麼做的目的無疑是想要試圖去尋找一個能完美解釋這一切的答案。後來上高中以後因為課業繁忙也就只能把中國文學暫且放在一邊。如今上大學後，對中國文學的熱情似乎像野火一樣再次燒了起來，便又開始鑽進文學當中。當我前段時間覺得我終於對以上這幾個問題有些想法時和閻連科教授的一次對話似乎又把我打回到了起點，所以現在便又重新開始更嚴謹的去思考，可我也必須同時承認就此時此刻而言我對以上這幾個問題只能說是滿頭霧水。

胡適常常被公認為中國二十世紀最有成就的學者。其191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的《文學改良刍議》中提到的不要模仿古人這一說法對我影響頗深。現今的文學界似乎對上個世紀以及更早以前的文學作品持有著一種仰慕且高不可攀的態度。我覺得這點不僅不正確且對文學的長期發展起到了不良的影響。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值得去書寫的故事，而每一個時代的故事則包含著那個時代特殊的無法被再次重現的快樂，傷痛，省思以及悔過。

想我如上所說，我有可能現在還不知道以上這幾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清楚的是人和情感是打開這幾扇大門必要的鑰匙之一，而這有可能也是我最開始想要辦這期刊的初心和宗旨吧。在如今一個人與人漸行漸遠的世界當中，人和情感變得越來越可貴，好似一件奢侈品，但是是那種無法用金錢能買到的。我希望這篇期刊可以幫助同學們更好的學習中文，並同時使大家通過文學發現被我們常常所忽視掉的生活當中值得珍惜的溫暖和小確幸。

二零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孫瀚鐸

索

思

目录

随笔篇	6
文理人 (王淏生 Howard Wang '26)	7
一件小事 (孙瀚铎 Leo Sun '26)	9
在肉体的束缚之外 (吴承谚 Cheng-Yen Wu '26)	18
《我的老家》一年级中文学生文章	19
班亭均 Tehya Banach '26	19
孔思慧 Sabina Karabin '26	20
羅麥施 Max Lara '26	22
湯妙凌 Marlea Martens '26	23
柏靜姝 Brooke Bothner '26	24
佟立珊 Larissa Tolentino '24	26
议论篇	27
电影《天注定》 (A Touch of Sin) 分析 (沈妙霞 Sandy Shen '23)	28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高瑞德 Dorothy-Rui Corrigan '23)	39
关于新冠疫情的一篇省思 (柏安达 Adam Boxer '23)	42
诗歌篇	4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蒋康怡 Connie Jiang '23)	45
夔州怀古，思美人，汨颂 (薄桑 '26)	46
专访：和阎连科 (Yan lianke) 的五个问题	47
鸣谢	51

随笔篇

文理人 (王淦生 Howard Wang '26)

Bio: 中文作为我的母语到美国读高中后就慢慢放下了，重新拿起来写作有一种却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能有读者更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很高兴Leo举办了《索思》 Journal, 之后有机会也会多分享。

说不以貌取人，那就是在自欺欺人。文章的题目和长相这种给人带来第一印象的东西确实会给一个事物一些或正面或反面的思考。文章不长，看到结尾是一九二五，却是一惊，一百年过去了，竟没有那种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在文理学院读书，国内的亲戚听了都觉得我在读职业高中，只不过换了个好听的学院名头，一开始还想辩解两句，误会多了也懒得多这一嘴。亲戚的关心，更多的是可能是想看到他们自己高人一等时的爽快，这样一想，恼怒也变成了同情。不知为什么，我热衷于给人分类，文科生，理科生，大学生，博士生，top 10, top 20, Harvard, Yale, MBTI-性格测试，这些定义似乎让我安心，也让别人安心。把自己关在标签里，就好像不需要为自己的愚蠢负责，也不失为一种想不开问题时的自我安慰。



美国人有问好的习惯，不顾语境的直译过来就是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一直对这个问题不以为意，别人问我，我也问回去。来来回回多了，得到的答案很多却是“我好累！”时

常累了就说“会好起来的，总会好起来的...”静下来想想又不值得同情也不需要同情。失去了变好的勇气，却丢不掉那一头攒死的倔强，可能才会累。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担子，放不下，拖着，不累才怪。累多了，积劳成疾，便成了焦虑。

冬天的校园，确实谈不上什么景色，冷灰色的环境，挺容易就给人抑郁的情绪。记得夏末第一次来时，得知学校是出了名的植物园，快活的在学校周围跑了好几圈，可好景不长，冬天就来了，仍是跑步，注意的景就不一样了。我喜欢美好，生来如此，喜欢枝繁叶茂，喜欢天天好梦，喜欢被喜欢。追逐喜欢久了，变自然而然的认为那喜欢的事物的本身的意义是全部，于是有了在不喜欢中等待喜欢。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五号

一件小事 (孙瀚铎 Leo Sun '26)

Bio: 出生在北京，12岁以后在英国长大。从初中开始一直断断续续的有在写作。诗歌，小说，随笔形式多样不限。一下这篇随笔是利用过去几周零零散散的空暇时间写成的。望大家可以喜欢。

ἐξ ὧν δὲ ἡ γένεσις ἐστὶ τοῖς οὖσι καὶ τὴν φθορὰν εἰς ταῦτα γίνεσθαι κατὰ τὸ
χρεών· διδό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ίκην καὶ τίσιν ἀλλή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ίας κατὰ τὴν τοῦ χρόνου
τάξιν.

—

六年零三个月二十八天后的下午我不慎再次想起爷爷的死。

感叹此事已可算作谈天时所提及到的众多童年往事之一，自然也就解释了随之而来的惆怅，可我同时又无法不在一旁取笑，笑自己还会为这么久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心生悲悯之情。可既然有此情感我也便不能将其就这样辜负了，所以我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为何我再次凭空遭受往事对我发起的这无情的调侃。

爷爷的死像如上所述是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一件顺其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时的爷爷也已经快一百岁了，虽不说有什么大病，可人到那个年龄怎样都无法不去想后事的问题。这点除那时我这个小孩儿以外的所有人心里都多多少少有点儿数。

消息是在半夜前后传来的。当时我和父母在外地旅游，正准备第二天返京。半睡半醒的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灯光和父亲接电话的声音所惊醒。从那一句“喂”以后他一直没有再说话。几分钟后没有争吵或哭闹只是简单一句“嗯，好我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我从小就很会听人说话的语气，尤其是父母的语气。我将这视为一种才能，虽不是一个使我感到很骄傲的才能

(相反，这点在未来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但它的确是能使我在一个充满冷嘲热讽的家庭中所能够较为开心的过下去且同时保留我本就不多的自信心的那么一个才能。那一刻我听

到的语气里充满了惆怅和死气，而母亲紧接着的“怎么了？”则印证了我的想法。上一次听到她这么说“怎么了？”时也有人死了。

第二天早饭时父母和我告知了昨晚的事情以及其经过。我不知他们是否有所隐瞒细节但是我已知足够我想知道的了。我不知所措。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事情的我先是打了个激灵然后则被一系列胡乱的思绪所占有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如今再能想起的。但是如果我说当时我感到很难过的话那我一定在撒谎，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并没有感到难过。我为此感到可怕且不安。我觉得我应该感到不快即使是一丝也行可我却没有。当时的我最多只有惆怅。回想起来这也许是第一次我感到如此的惆怅，而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再无专对惆怅两字的暂停键可言。我能看得出当时父亲想要说些什么，大抵是有关“无论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都没问题”类似的话（他最后也的确有说），但我到如今唯一还记得的只有他那用无奈所修饰过的微笑。

第二天我们按照原本的计划返京了。

二

其实仔细一想从小到大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并无多少，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件一直刻在脑海里的回忆。

枸杞。小时候经常偷吃爷爷的枸杞。那时候每逢夏天爸妈都会把我一个人扔在爷爷奶奶家呆上一段时间。爷爷喜欢午睡，睡的也死，我便常常蹑手蹑脚的溜进他的卧室，拉开抽屉拿出那装满枸杞的红色木罐子。至于我为什么专拿干枸杞，那肯定是因为这是能找到的最甜的东西嘞！爷爷奶奶不吃甜食而爸妈又嘱咐的严不许买糖果所以除此之外没别的法子搞到点甜头。“你快点出来！爷爷在睡觉呢！”奶奶每次看见后都会这样略有生气的把我揪出来。有几

次我动静太大把爷爷吵醒，他也就只是躺在床上眯着眼看着我开始笑，问我进来想要啥，而我则稍带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够不到枸杞”。

书法。我还记得爷爷喜欢练书法，屋子里挂的到处都是。后来听他说是当时在部队里学的，而具体为什么部队里会教书法倒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那间正面朝西的小屋。房间不大，目测只有大约5平米左右，只可容下一张单人小床和一张书桌。虽说是卧室但其充其量最多为一间小书房罢了。木桌上摆放着一台从来没有人用过的灰色80年代老式电视机，而旁边则堆满了与书法相关的各式各样的毛笔，墨水，和宣纸不等，以及爷爷最新的画作。回想起来到如今我最喜欢的还是角落里那个黑色已经发锈了的镇纸。乍一看像是从哪里随便捡来的长条铁块，但近一瞧仔细琢磨才发现上面印着的图案纹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如同古代遗留下来的珍宝。在我看来，它在那狭窄房间里虽并非如同那墨水或毛笔一般常年占据桌中的宝位，但其地位和影响却非同小可，有着特殊的震慑力，好比富兰克林在美国国父们当中的样子。我也因此对其心生敬意。

个子。上小学五年级以后就不常去爷爷奶奶家了，所以便决定每次去时都在厨房外面的那面褪色的米色墙上拿个尺子量身高，以此来记录相较于上次长高了多少。很快墙上便画满了铅笔印，长短不一，有粗有细，有些比较直而有些则更像一条曲线。爷爷对待此事向来都很认真，讲究细节一定要到位。他手紧握那把银色的铁尺子经常会在我的头顶上测量半天，确保我没有踮脚尖后才会慢慢的用只剩下笔头的老牌木质铅笔划上一道。往往在这时候他也就露出了你想象中的那个年过九旬老人的慈祥的笑容，并常常会操着那怎也忘不掉的山东口音说道：“乖乖这又长高了，下次来肯定还得更高！”如果幸运的话有时则会吸引来一群围观者，大抵也就是我父母，奶奶和其他串门儿的街坊邻居或并不真的在意的远方亲戚。大家开始带劲儿的讨论小孩儿怎样才能长得更高，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才行这一类的话，似乎好像是一道困扰人们很长时间的一道难题似的。我倒是感到很自豪。一瞬间变成话题的焦点对于那个十岁小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可当然来也快去也快，大家没过多久便开找寻新的关注点，而这感觉到底也只有那么一瞬间罢了。

吃饭。连接奶奶家餐桌和厨房的是一个窗口，用的还是上世纪那种滑动玻璃窗，像极了70年代老电影里厨房做饭的场景。爷爷每次都要比我们先吃饭，吃的和我们也不同，几乎每顿都只是一些简单好消化的杂粮，吃完后便直接回房睡觉，而奶奶则开始着手做我们剩下这伙人的饭。花样种类并不多无非是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等这一类的家常，可不知为何却总也吃不腻。兴致好时则会煲个汤煮个乱炖，但当然这也只是为我们而已，自己平常绝对不舍得如此破费。

仲夏时节，栖息在绿叶间的知了们成群结队的在窗外叫个不停，好似有无数件事情想要去倾诉，像是已经打算好用他们一生的时间在哪里去抱怨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和苦难。屋内的银灰色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部很老的电视剧。我躺在紧挨着门口的那个老式沙发上，目光落在了旁边的茶几，上面摆满了爷爷每天要吃的各种药片和父亲前不久给奶奶买的新款便携式收音机，专门适合躺下眯着时听评书用。沙发左边那个如头颅一般被绑在一棵小歪脖子树上的脏兮兮的灯泡一如既往的发着微弱的黄光。那黄光打在我的侧脸上，并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转过头眼睛开始盯着哪灯泡，耳朵却在听门外大吊扇的嗡嗡声，不知不觉间便被推进了梦乡。

三

火化当天我们所有人起的都很早，因为医院在城市的另外一边，即使是驱车赶往也得需要至少一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天突然感到蛮有意思的，感觉那天早上的天好像知道这门丧事似的，一直摆着个哭丧脸，但却是干巴巴的。当你以为它终于要憋出几行泪水时，连这个它到最后也不愿意赏脸，所以从头到尾也只是阴着而已，像极了一个闹别扭赌气的小孩儿。

301医院门口的那条大路上人满为患。一长条的车从大门口一直排到了出门左拐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全部都是等着要进医院去看病的人。门诊大楼的门口乱成一团。人们互相推搡着，

挥舞着手臂并大声嚷嚷着只有自己能听懂方言：想要进去和出来的人就这样被同时挤在了入口的旋转门。

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走过来说让我们跟着他的车后面。我们只好照办。我们绕过了主楼的正面开到了离后门不远的一个小型停车场后停下了。下车，顿时人少了许多。刚刚的喧闹声也消失不见了。我们被几个好久不见的父亲的朋友簇拥进了后门，顺着一个昏暗狭窄的走廊来到了医院的地下一层。下楼梯后正好撞见几个工作人员。他们跟我们说道别仪式还没完全准备好，让我们去旁边的等候厅里和其他家属一起坐一会儿。我们便照做了。

走进等候厅以后第一个看见我们的是奶奶。“老儿子你来了。”奶奶尝试着像往常一样称呼着父亲。“嗯妈，我们来了。”父亲也语重心长的回应。我们来时等候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怎么看少说也得有二三十个人，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且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来爷爷家拜访过的亲戚。除奶奶之外也就还只有两个老太太使我感到稍微有点面熟。后来听我爸说她们是我的姨妈。

等候的这帮亲戚当中似乎做什么的都有。开小饭店，做建筑施工，普通白领等等，而讨论的话题也五花八门从现在经济有多么的不景气到国际政治。“我觉得美国不敢动我们！现在祖国强大了还怕它？前段时间那个沸沸扬扬的萨德不是也没后续了吗？”一个坐在角落里戴眼镜的中年干瘦男子骄傲的说道。旁边的人们赶快迎合纷纷表示赞同：“你看这可不是，人一强大起来谁都得让着你点儿！”话音刚落紧接着就又从一旁传来了“是是是”等赞同。坐在远处悄悄观察的我一时间也被震撼到了。他那有强有力的措辞，那精炼的文字，和那高低起伏的音调以及伴随着的挥舞的手臂一同散发着一股由内而外无法被代替的自信和自豪感，好似这是一名知名学者正在讨论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课题，并和在座的同道中人分享心里路程所得。我差一点就信了，五体投地的信服了，但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如果我恰好没有看过前一天晚上的新闻联播的话。

不知何时房间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如同死寂一般。坐在茶几旁的阿姨们不再聊天，而窝在角落里刚刚那个讨论经济时政的中年男子也好像出去打水了。大家就这么安静的坐着，谁也不

看谁，不知道是觉得没脸不好意思还是在爷爷生前的时候做了亏心事怕别人知道所以都低着头。突然，靠在沙发中间的奶奶大哭了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断断续续的责怪道：“都怪我不好啊，我对不起老头子，我对不起你啊弟妹。你说我是不是欠啊，怎么他都没气儿这么久了我才发现。晚饭的时候还好好的。我心思让他去里屋躺一会怎么就一”。旁边的众人赶紧纷纷劝道：“妈，这不是您的错。这么多年您做的都很好了。我爸晚年的时候有您这几个老伴儿真的是心满意足了，要求不了更多了。妈，您别怪自己了哈。”奶奶脸本来就肿，这下哭完以后变得更肿了。微黄的光线从天花板掉在了脸上使她的皱纹看起来格外的明显。又不知过了多久奶奶也不哭了。那死寂就这样悄悄摸摸的钻了回来，徘徊在众人之间。大家也似乎意识到了它的归来。所有人又再次低下了头，不敢直视彼此。

四

举办道别仪式的房间并不是很大，但装下我们二十几个人和中间的一个棺材还是绰绰有余的。后来听他们说爷爷去世后的这几天里一直被放在冷冻室里是刚刚才取出来的，便也理所当然的就解释了为什么已经无法在其脸上找到一根血丝。爷爷看起来很安详。他像往常一样眼睛紧闭，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不知道的人乍一看会以为他只是睡着了而已，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中山装睡觉。

棺材被安置在了房间的正中间，而周边则堆满了花圈，党章，党旗以及国旗，似乎党已经成为了爷爷生活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这时仪仗队走了进了。他们和在天安门前面的那些士兵一样，穿着俊挺的军装，185cm的身高，戴着一副铁打的面无表情的面具。我们所有人被要求在遗体的后面站成一排。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但是站成一排一排后我矮小的身材则显得很不合群。与此同时仪仗队的班长慢慢走到了我们的正前方，开始大声念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已无法记得那份演讲的具体内容了，但我还能隐隐约约的想起一些当时重复出现过好几遍的词语：“刁同志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好同志”，“他为党和人民在其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和牺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

永远缅怀纪念他老英雄”等等等等。一刹那间我竟认不出这说的是谁。我百般尝试，绞尽脑汁的想把爷爷那看到我偷吃枸杞时的笑容，看到我长高了时的喜悦，和练书法时一丝不苟的样子和上述所连起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无法做到。当时的我不知道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在军队体制内干了一辈子的无名无利的每天笑嘻嘻的老头是如何霎那间就变成了人民英雄。这点也许到如今我也还无法完全理解。或者我早已经理解，只不过不想要去承认而已。过了好一会儿仪仗队的班长说完了，便又像来的时候一样大步流星的踏回了队列当中。紧接着，那再熟悉不过的歌曲突然响起，而站在我前面一排的人开始往遗体的方向慢慢走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前面有人开始哭了起来。哭的这叫个惨，哭的这叫个掏心掏肺。一群连过年都不肯回家看一眼的人哭的这叫个惨啊。好像听说谁哭得越惨财产分的越多。就这样一群也都上了把年纪的中年人开始比谁哭的更惨。人们开始围着棺材转圈。有些人互相搀扶而有些则索性不再走了直接跪在那里继续哭。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但当然也有人不哭不跪。是这些人当中年轻一点的，反正知道哭了也没有用。一没有感情二捞不到好处。他们脸上从始至终流露出了对这整件事情的厌恶和对其意义所在的不解，但在那一刻我盯着他们长相一样的面孔好像终于听到了他们在说什么：“我他妈的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我一个人站在一旁，观望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泪流满面，红扑扑滚烫的脸颊上印满了泪痕，可是我不知我为何在流泪。是为爷爷吗？还是为什么其他的？难道我和那些前面互不相识的远房亲戚们一样哭是有什么目的吗？我顿时分不清眼前何为真实而何为作秀，何为人而何为主义。我以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至少我以为我是那么的清楚，可那一刻我似乎发现关于这个世界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地下室压抑的空气让我无法呼吸。我想要跑出去而出口也明明就在哪里可身体却不听我使唤僵硬的立在原地。透过地下室的窗户往外看我发现外面依旧是阴天。只是阴天而已。果真到最后老天爷也没有掉一颗眼泪。站在房间后面的仪仗队像来时一样踏着整齐的脚步毫无表情的走了出去，开始准备下一场道别仪式中该说的同样的话。我向爷爷望去，想从他的微笑中寻求答案，可这次他没有朝我看回来。

在肉体的束缚之外 (吴承谚 Cheng-Yen Wu '26)

Bio: 吴承谚，出生于台北，在苏州长大。就读于索思摩学院，对人文社科方向有浓厚兴趣。写作内容主要涉及对自己与周围的反思和探讨，并以散文/散文诗的形式展现。

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能逃过被「框住」的命运。窗外的树叶被新建起的方方正正的脚手架围住，而脚手架又被窗沿的边缘给截断，是看不到除了眼前外的其余部分的。

往里看，图书馆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被外墙包住的，那房间也是由墙壁拦住的，手是无法直接穿过的。

再往里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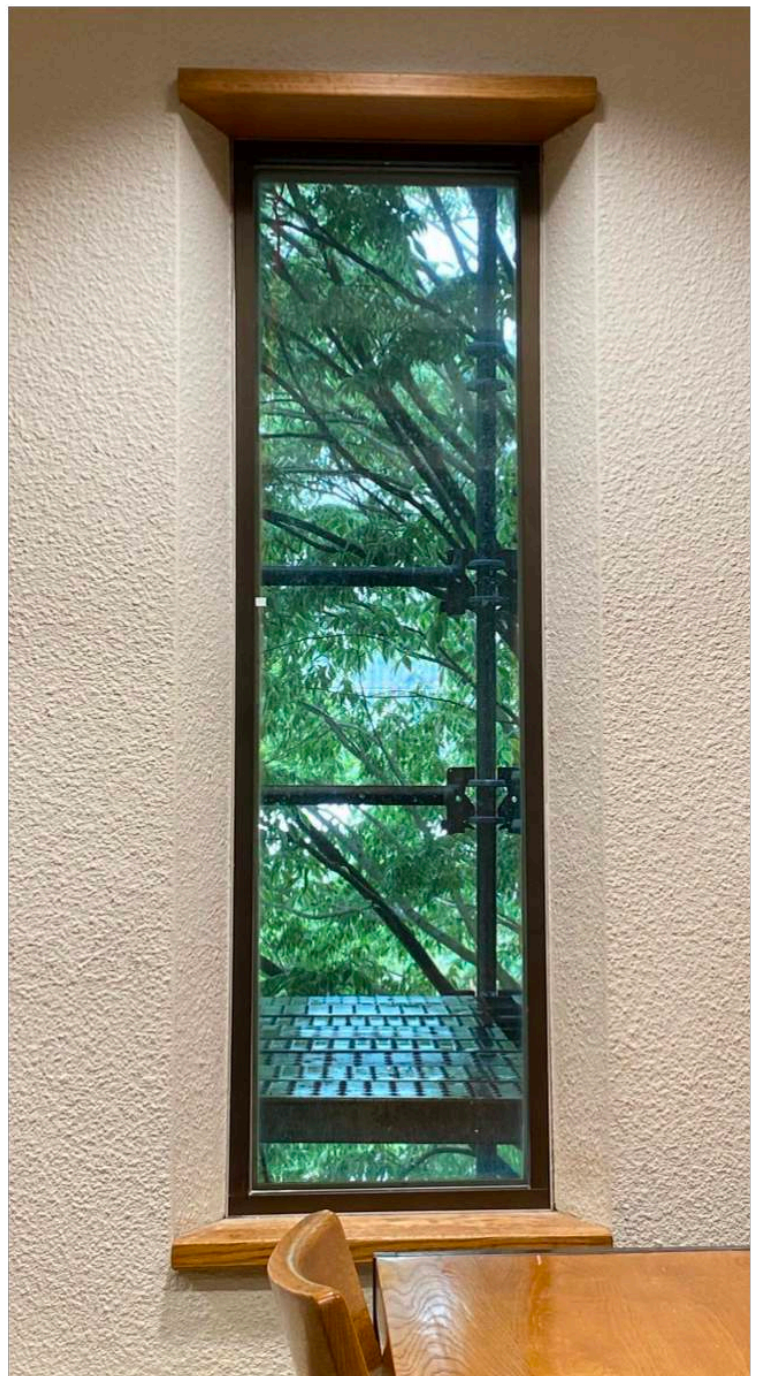
人也是被皮肤裹住的，只有有着「人类」的线条，才能被看作为人。

那灵魂呢？灵魂貌似也是被肉体束缚住的，是被欲望控制的，被一层层套住的。

可是窗边缘外的脚手架呢？它们是不是不受窗沿的包围？

脚手架外的树叶呢？它们是不是也不受脚手架的影响？

那人的灵魂是不是也是这般呢？在肉体的束缚之外，它是否也在不受限制的，延伸着，舒展着，探索着？



《我的老家》一年級中文學生文章

班亭均 Tehya Banach '26

我的老家在Gold Canyon。Gold Canyon在美國的Arizona州。我的老家雖然是一個小城市，可是Gold Canyon 離 Phoenix很近。Phoenix 不但很大，而且人很多。Phoenix 跟 Philadelphia 一樣大，都有很多人。Gold Canyon 有很多山，也有很多條河，還有不少的仙人掌。



Gold Canyon的人很悠閒,因為他們不工作。Gold Canyon有很多老年人，也有很多外國人。很多人冬天會到Gold Canyon去住，可是Gold Canyon 的公共交通不方便。地鐵和公共汽車，Gold Canyon都沒有。每個人都自己開車或者走路。我在Gold Canyon 的一個舞蹈學校教跳舞，這個學校叫Gold Canyon舞蹈學校，我很喜歡。Gold Canyon沒有很多飯館，可是有兩家中國飯館。Gold Canyon的飯館都很貴。

我的老家的天氣比Swarthmore的天氣熱得多。我們住在沙漠。Gold Canyon夏天熱是熱，可是冬天很舒服。春天和秋天都很暖和。我最喜歡秋天，因為天氣沒有那麼熱。Gold Canyon有很多仙人掌，因為Gold Canyon不常下雨，也不常下雪。Gold Canyon有很多的山，可是我最喜歡的一座山叫迷信山。那兒有一個湖，叫仙人掌湖。那兒也有一條河，叫鹽河。如果你能開車去我的家的話，你應該先去看仙人掌，再去看迷信山，然後去看Silly山，最後去看鹽河。

我老家在美國Arizona州的 Gold Canyon。Gold Canyon熱是熱,可是很漂亮，我很喜歡。不過，雖然我喜歡我的老家，可是我不想回家去住，因為雖然我喜歡Arizona州，可是我不喜歡Arizona的人，再說我想去很多不同的國家看一看。我也不想請我的朋友去我家玩，因為我的老家離Swarthmore 很遠，飛機票也很貴。他們可能覺得一點兒也不好玩。

我的老家在 Vermont 州的 South Burlington。South Burlington 是一個挺小的城市，在 Vermont 州的西邊。雖然很多的孩子說 South Burlington 沒有意思，可是跟 Vermont 州的別的城市比，我們有更多的商店和人口，所以我覺得 South Burlington 很不錯。在 South Burlington 除了可以享受城市生活以外，我們也可以欣賞好看的景色，做一些好玩的戶外活動。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搬到 Vermont 了。現在的 South Burlington 比以前的大；現在城市有 20,000 人，也有幾個很好的商店。四年以前，South Burlington 才剛建好了一個 Target。Target 離 H&M 和 JCPenney 很近，所以買衣服很方便。除了買衣服以外，我們也可以到餐廳去吃東西；美國菜，中國菜，Vietnamese 菜，你都能吃到。在餐廳，我最喜歡跟朋友一起喝咖啡，吃甜甜的東西。不過，有的時候去買東西有一點兒不方便。雖然在 South Burlington 有公共汽車，可是很多人覺得坐公車不方便，所以我們都開車。週末很多人出去買東西、吃飯，所以現在路上比十年以前擁擠多了。

Vermont 州的大自然很有名；四個季節都有很有意思的活動。夏天天氣很熱，而且常常是晴天。South Burlington 離幾座山，還有漂亮的 Champlain 湖很近，所以可以去爬山，在 Champlain 湖游泳，還可以吃涼涼的東西。秋天有一點兒冷，可是我們去看有很多顏色的山，也可以去採摘蘋果。紅色和黃色的景色真漂亮。冬天，天氣很冷，常常下雪；最冷的時候，會到華氏零下 15 度！冬天不但很冷，而且很長，有的時候，四月還會下雪。因為 South Burlington 離山不遠，如果你喜歡運動的話，你就可以到山上去滑雪。我不太喜歡運動，可是我喜歡去散步，看看戶外，還有聖誕燈，然後回了家就喝暖和的東西。春天的天氣很暖和，很舒服。春天快要到的時候，我會很高興冬天要過去了。我會先把冬天的衣服收起來，再穿上春天的襯衫，然後出去看花。

我喜歡我的老家。South Burlington 有跟城市一樣好玩兒的地方，可是在戶外也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去。今年夏天我會回家。我很高興。希望我每年夏天的時候都能回家，因為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去買東西、欣賞漂亮極了的大自然。我覺得我的朋友們也會喜歡我的老

家，所以我想請他們來看我。不過，我大學畢業以後不想住在那兒了，因為South Burlington 好是好，可是冬天太冷了，也太長了！



羅麥施 Max Lara '26

我的老家在加州的 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 是一個大城市。它有815,000人。在 San Francisco你能看到Lake Merced, Twin Peaks, Golden Gate Bridge, Alcatraz Island, 和Golden Gate公園。



有的人喜歡晴天的天氣, 可是我覺得晴天好是好, 但是 San Francisco 的天氣才是最好的。多雲的天氣我最喜歡。天氣不但不太熱, 而且不太冷。

你每天都能看到漂亮的風景, 比如, 你可以在 Lake Merced 散步, 在海邊玩水, 或者去 Golden Gate公園野餐。要是你來San Francisco,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Golden Gate Bridge 上開車, 然後在Alcatraz Island上探索, 最後去Twin Peaks看 San Francisco全景。

在 San Francisco 無論到哪兒去, 你都能坐公共汽車到那兒。雖然公共汽車不太快, 可是很便宜也很方便。地鐵比公共汽車快多了, 可是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坐出租汽車, 但是太貴了。

要是你很餓, San Francisco有很多的飯館。雖然這些飯館都很好吃, 可是有一點兒貴。我最喜歡的飯館是Reina's Restaurant, 我覺得這個飯館的菜好吃極了。

我知道我喜歡的天氣跟我的朋友覺得最好的天氣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會喜歡San Francisco 漂亮的地方。有一天, 我會請我的朋友都去我的老家玩, 一起看看 San Francisco 有名的地方。

我家在 Nevada 州的Elko。Elko在 Nevada 的東北邊，離Utah很近。我的老家是一個小城市，只有20,000人，可是有很多巴斯克人。雖然Elko很小，可是很有意思。我的老家的天氣非常好，每一個季節都不一樣。我的老家也有很多好吃的飯館，漂亮的山，和大大的礦山。Elko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Elko的天氣很好。春天在Elko很漂亮，不但有很多花，而且天氣很舒服。很多人去公園玩兒，吃東西，聊天。Elko的夏天比春天熱，一點兒雨都不。人們喜歡喝很多甜甜的冰茶和冰冰的可樂。秋天很好看，跟春天一樣舒服，不太冷也不太熱，可是沒有花。人們喜歡去外面散步。很多人喜歡去 Lamoille 散步，因為那兒的山很有名。Lamoille 離 Elko 很遠，如果人們想去那裏，他們得先開車上高速公路，然後在高速公路上開四十分鐘，到了 Lamoille 以後，最後找到停車位停車，才開始爬山。人們在冬天不會去 Lamoille，因為冬天很冷，高速公路上有很多冰。冬天的時候，在路上開車讓我特別緊張。因為外面很冷，人們喜歡吃熱熱的東西，我媽媽工作的中國飯館賣酸辣湯，冬天的時候生意特別好。

除了我媽媽工作的中國飯館以外，我的老家也有很多巴斯克飯館，因為Elko 有很多巴斯克人。巴斯克菜我沒吃過，可是我想試一試。Elko 有一個很有名的巴斯克飯館叫 “The Star”，我聽說他們的菜有一點貴。例如，我媽媽工作的飯館有十塊錢的菜，可是 “The Star” 的菜最少賣三十塊。不過，貴是貴，但是聽說他們的菜也好吃極了。除了飯館以外，Elko 也有很多礦山。很多人在礦山工作，人們都坐公共汽車到礦山去。因為Elko是一個小城市，我們沒有地鐵，也沒有出租汽車。如果人們想去別的地方他們得自己開車，所以在Elko 每一個人都會開車。不在礦山工作的人也可以坐公共汽車，可是不方便。

雖然我的老家很小，可是我很喜歡也很想念我的老家。我想念Elko的天氣，Lamoille的風景, 和Elko的飯館。我想回我的老家去。希望我的大學同學可以來玩兒。如果他們可以來，我想請他們吃飯，去Lamoille散步。我覺得他們也會喜歡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在 Bozeman, Montana。Bozeman只有50,000人，是一個小城市。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和 Big Sky Ski Resort 離我家很近。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和 Big Sky Ski Resort 在國外很有名，所以很多人會到Montana去玩。Montana 有很多山，也有很多湖。Rocky Mountains 在 Montana，很多人到Bozeman去看Rocky Mountains。Bozeman 在 Rocky Mountains 的旁邊。我很喜歡住在一個又有山又有湖的地方。



Bozeman 四季分明。冬天不但很冷，而且很長，有六個月，所以很多人會滑雪。要是你不會滑雪，冬天會很沒有意思。Bozeman 春天的天氣不太好。春天比冬天暖和一點兒，可是兩個季節都會下雪。春天的時候，雪化了，到處都是泥巴，沒有很多花。不過，夏天的天氣非常好！常常是晴天，很暖和，天也很藍。夏天的時候，很多人喜歡騎自行車，爬山。秋天也很漂亮。秋天的時候，很多樹葉都是黃色的或者紅色的，很多人也喜歡在秋天騎自行車、爬山。我最喜歡冬天，因為我覺得雪很漂亮。可是我也非常喜歡騎自行車，所以我也很喜歡夏天和秋天。因為去戶外玩很方便，Bozeman 的人很喜歡到戶外去玩。可是如果去戶外玩的話，你得有車才可以。

Bozeman 的交通跟大城市的不一樣。Bozeman 的公共交通不太好，沒有地鐵，也沒有火車。Bozeman 有公共汽車，可是不是很方便。在Bozeman，每個人都有車。要是你有車的

話，想去別的地方會很容易。要是你沒有車，你得先走到公共汽車站，然後等公共汽車，最後坐公共汽車，才能到你想去的地方。太麻煩了！所以很多人會騎自行車或者開車去上班。我希望 Bozeman將來會有地鐵，因為我覺得地鐵很快，也很方便。

我想說一下 Montana 的菜。Montana 的菜跟美國別的州的菜差不多一樣，可是我們吃的肉不一樣。我們常常吃犂牛肉和駝鹿肉。犂牛肉、駝鹿肉，我都喜歡吃。我覺得這兩種野味好吃極了。我最喜歡的飯館叫“Blackbird”，這家的菜非常好吃。我平常會點一碗米飯和一盤青菜。如果我想喝冰茶的話，我會去Bozeman 的茶館點一杯冰茶，請服務員多放冰。Bozeman 好吃的飯館特別多。我覺得 Bozeman之所以有很多的飯館，是因為Bozeman有一所大學。這個大學叫“Montana State University”。我知道大學生很喜歡到飯館去吃飯，所以 Bozeman有好幾家飯館。我沒去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念書，因為我覺得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好是好，可是我更喜歡Swarthmore College。

我很喜歡Montana。今年夏天我要回家，我很高興，因為我很喜歡Montana的夏天。我覺得今年夏天會很暖和，我可以去戶外玩。雖然交通不方便，可是我們可以開車或者騎自行車去我們想去的地方。要是你喜歡吃野味，你應該去Montana。Bozeman 也有很多好吃的飯館。Bozeman不但很有意思，而且很漂亮。我覺得我的同學應該來Montana玩。

我的老家在日本東京。東京是在日本的東邊，是日本最大的城市。很多人住在那兒。東京比費城大得多，東京的人口也比費城的人口多很多。我覺得東京的交通很方便，東京的菜也好吃極了。

在東京，地鐵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我高中的時候，每天先走到地鐵站，再坐地鐵，最後走路去我的學校。東京的人都非常忙。雖然地鐵很方便，可是坐地鐵我覺得很麻煩，因為坐地鐵去工作、去學校的人很多。地鐵票不太貴，只要三、四塊錢，所以外國人來日本以後，他們覺得坐地鐵很便宜。



東京的四季都很漂亮。我最喜歡的季節是春天，因為我喜歡看花。春天會暖和一點，很舒服。東京的夏天太熱了。很多人喜歡到東京南邊的海邊去游泳。秋天和冬天很冷，可是東京下的雪沒有費城的那麼多。在冬天，我的家人喜歡去公園滑冰。

日本菜我覺得好吃極了。日本菜不但很便宜，而且有很多日本飯館。我最喜歡的日本菜是 Oyakodon（親子丼）和壽司。費城的飯館非常貴，比東京的飯館貴得多。在東京吃一頓午飯差不多是十到十三塊錢，但是在費城是二十到二十五塊錢。在費城的飯館吃飯跟東京的飯館不一樣，因為在日本，你不需要給服務員小費不過。日本菜好吃是好吃，可是我的家人最喜歡的飯館是California Pizza Kitchen。他們的菜不但很好吃，而且服務真的很好。我的朋友來日本的話，他們應該吃日本菜，坐地鐵去好玩兒的地方。他們一定會玩得很高興。我希望我的同學能來東京，我們可以一起去玩兒，吃很好吃的東西！

议论篇

电影《天注定》 (A Touch of Sin) 分析 (沈妙霞 Sandy Shen '23)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humans,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human, and how they can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animals found solid footing in Confucian and Buddhist circles. As Xunzi 荀子 believed, “Fire and water possess vital breath (氣) but have no life (生). Plants and trees possess life, but lack awareness (知). Birds and beasts have awareness, but lack a sense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有義). Humans possess vital breath, life, and awareness, and add to them a sense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y are the noblest beings in the world” (Knapp, 2018). Moreover, because human morality and sense of justice are unique to humanity, people are able to separate themselves into social classes and exist in a state of social harmony.

Yet in Jia Zhangke’s *A Touch of Sin*, a collection of four vignettes loosely tied together but with an overarching theme of violence, the line between human and beast dissolves. Taking four stories from mainland China’s ever-changing news cycle, Jia reexamines the nature of structural violence in a now-industrialized China against the lost values of social harmony, cohesion, and virtue that once differentiated humans from beasts.

Jia addresses how China’s shift from its communist roots to its current capitalist economy impacts its most vulnerable social classes. The first vignette featured Dahai, who was drawn from Hu Wenhai’s village massacre from 2001; San’er, who was drawn from Zhou Kehua’s robberies from 2004 to 2012; Xiaoyu, who was drawn from Deng Yujiao’s self-defense case from 2009, and Xiaohui, who was drawn from the Foxconn worker suicides from 2010 to 2013.

By drawing directly from news items typically relegated to smartphone headlines, Jia translates the brutality, injustice, and emotionality of each case into a medium that viewers can viscerally understand: film. These deaths are no longer something to

scroll past passively, but symptoms of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violence where social hierarchies and power abuse drive people to desperate measures or behave animalistically. Two examples of this base behavior are most clear with Boss Jiao of Shengli Group and San'er the murderer who exist on the most extreme ends of the social stratum.



With respect to Boss Jiao, he failed to follow through on fourteen years' worth of dividends to the village community after receiving their support in receiving the state-owned coal min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ome of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included privatization of various state enterprises but also exacerbated income inequality thanks to a healthy mix of corrupt public officials, profit-driven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s, and a renewed worship of wealth (Kobayashi et al., 1999).

In *A Touch of Sin*, Boss Jiao and Dahai grew up together, but Jiao has been deified by the village and is regularly worshiped upon arrival home in his private jet. Instead of condemning him for diverting profits from the village and brib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villagers conflate wealth with hard work, merit, and ability. The villagers are all well-aware of Jiao's wealth-hoarding and the village chief's corrupt practices, but they are willing to overlook these inequities if they too share in on the wealth, whether that be an Audi 6 for the village chief or a bag of rice for those who welcomed Jiao's plane. The villagers do not have the energy nor political influence to collect their missing dividends and profits from Jiao — they are too preoccupied surviving day by day trying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or find work. To avoid

interference with his work, Jiao uses his wealth and influence to buy people's consciences and trust, but when Dahai continues to criticize his greed, he has a lackey beat Dahai with a golf stick unconscious and promptly pay him off in the hospital. Time and time again, Jiao exhibits none of the virtue and morality that supposedly differentiates humans from beasts and becomes an object of envy and imitation that others aspire to. Through Jiao, Jia criticizes how modern society values financial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human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San'er, too, cares for nothing but his self-interest, acting on his desires to murder for money and power. While he may have begun killing to support his family back home, it is clear that he is more interested in firearms and money, as he is more interested

in traveling to Burma to buy more guns over buying a cell phon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wife. After he guns down a glamorously dressed woman for her handbag of cash, he rides a motorbike behind a truck full of cattle. The expression San'er has staring at the cattle on their way to the slaughterhouse is the same as the way he looks at potential victims: commodities, or a means to money, power, and sustenance. There are rare moments of human connection between him and his family, but on the whole, San'er is a predator. His predatory instincts are clear by the way he selects his victims, where he assesses their monetary value. Near the Chongqing bank, he identifies a woman in a dense fur coat and glamorous handbag full of cash as desirable prey. He also exploits the bystander effect — when bystanders disengage in situations where people are at risk since it “isn't their business” — to shoot her point-blank and run away mid-day.

The details of San'er are not far removed from reality, as Jia merely brought Zhou Kehua's armed robbery of customers coming from a Chongqing bank to film. Although San'er escaped unpunished, some ten thousand police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put in charge of hunting Zhou down after he shot several people at a bank in Chongqing (Lau, 2012). The fact that *A Touch of Sin* is not a figment of Jia's imagination but a brutal example of one man's murderous urges highlights the social disconnect of modern-day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Because of people's apathy towards those around them, society's overemphasis on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the invisi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like him, San'er is able to exploit the holes in the social fabric and escape the consequences for his murderous instincts. Ironically, society will even reward people like San'er, as Zhou Kehua himself was once a mercenary in Burma and earned a living killing people. It took thousands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hunt Zhou down, because he realized long ago that if he was clever enough, he could get away with his lucrative murders since people are too self-interested and focused on survival to risk their well-being for a stranger.

For those who actively try to work against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that devalues their lives, violence seems to be one of the only methods of escaping a fate of submittance. A Touch of Sin is also known as 天注定, which means “preordained” or “destined.” Although the new society shaped by Deng Xiaoping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promote socialist values, the existing corrup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ensure that the divide between the poor working class and the affluent bourgeoisie only widens. Only brute force and human mortality can force the upper class to step down (such as Boss Jiao), and even then another capital-seeking individual will rise to take their place. Still, people like Dahai, Xiaoyu, and Xiaohui try to change their fates to survive.

From the beginning, Dahai appears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villagers because of his lion-like spirit, flag, and insistence on justice. When he boards the bus to greet Jiao, he doesn't go for the free bag of rice but out of a deep sense of injustice, only to be brutally beaten with a golf club by Jiao's lackey. The final straw comes when, after arriving at his sister's house injured, his sister criticizes him for not settling down and comparing him to Jiao: “look what he's made of himself compared to us here. You have your own place in Wujinshan, while my husband and I don't even have a home of our own.” Not only does she write off Jiao's abuse and indirectly encourage him to be more evil and exploitative like Jiao, but she also utters a very individualistic and deterministic statement to Dahai: “Your life belongs to you. Stop caring what others do.” Unlik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of social conscientiousness and relative social positioning, whe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heavily emphasized, Dahai's sister suggests a more self-centered way of living that neglects public welfare and the village local economy. These words are the final straw, as Dahai snaps back, “I can be more evil than the village chief or Jiao.” He promptly goes off on a vigilante's killing spree, killing all the “animals” that were complicit in robbing the village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ose belittled Dahai, calling him “Mr. Golf.” Because all other pathways to justice — the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in Beijing,

the Village Chief, the other villagers around him — are sources of corrupt political or structural violence, Dahai also resorts to violent methods. When his enemies include a depraved, inane system and greed-driven animals, Dahai recognizes that he can no longer counterattack like a virtuous human.

Hu Wenhai's vigilante massacre resonated with people beyond Jia Zhangke:

“according to several villagers, Zhang Koukou was seen holding a large knife on lunar new year's eve... he told [a village] that he'd killed three people, that this time he was done for” (Jian, 2018). After twenty-two years, Zhang, a 35-year old migrant worker, had avenged his mother who'd been killed by Wang Zhengjun after a dispute where Zhang's mother had failed to gift the Wangs watermelon escalated fatally. Because Wang was seventeen (a minor), the court shortened his sentence and Zhang was never able to move on. Two years before the murders, Zhang had shared an article about Hu Wenhai, the inspiration for Dahai, where he'd commented: “A hero. I salute you” (Jian, 2018). While murder is nothing to salute, Jia, Zhang, and many others on the internet lower social classes are forced to passively accept the circumstances and injustices society's rules load onto them. Taken to the extreme, this powerlessness can not only lead to despair and stunted personal growth, but it can also generate apathy towards the plight of others or lead people like Zhang and Hu — for better or worse — to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in order to survive.

Xiaoyu, too, also has to take matters into her own hands to survive. In the beginning of her vignette, Xiaoyu is a pathetic side-woman of Zhang Youliang who is violently beaten up by his wife's goons. Once again, passerby view the cruel scene as entertainment and stand by idly eating sunflower seeds as she scrambles into another van that appears to provide medical supplies. While the van turns out to be full of snakes, snake oil, and a girl dressed as a snake fortune teller, it is ironically the only refuge for Xiaoyu, who has just been humiliated by her lover's wife. Snakes often represent evil and false pretense but for Xiaoyu, they are the only helping hand in her

time of need. Xiaoyu, like Dahai, is another example of people who are eaten and stepped on like animals and have to fight off, whether that be bitter wives, the apathy of strangers, or rapists that enter the sauna. Once again, Jia highlights the depravity of humans by comparing them to symbols of evil and temptation, or snakes.

In some ways, Xiaoyu is not unique; she runs away when she sees a gang of men beat up an airplane worker for refusing to pay a fake toll just as the women on the sidelines watched while she ran away from the men beating her. Therefore, when the men attempt to rape her, claiming that she'd be "well paid" and exclaiming, "not a prostitute? I'll smother you in money!" Xiaoyu intrinsically knows that no one will come to her aid, so she slices her would-be rapist's chest open in defiance like a valiant hero in a wuxia film. Her self-defens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is vulnerable, lovelorn woman has reclaimed her status and dignity by killing a man who felt entitled to her body and those of other service workers like her. Rather than film Xiaoyu as a victim of sexual assault overpowered by her rapists, Jia paints her as a woman capable of fighting back and does so to survive. After she runs away from the sauna, Xiaoyu is in a state of hysteria and paranoia, deathly afraid that she may be assaulted by some animals again. But when she encounters a man with a monkey, which are thought to drive away evil spirits and immoral behavior, and several cows, which represent the will of heaven, she almost stabs them but never does. Xiaoyu does not need to stab the animals, because, unlike the humans around her, they have some sense of morality and virtuosity.

Rape, as a form of violence, is especially charged because it implicates gender, power, and primal instinct. When the rapists first demand Xiaoyu to massage them, they say, "don't look down on me," and "I have money." For them, sexual assault is a way for them to exert their dominance, undermine the victim's individuality, and quickly fulfill their base, animalistic instincts. Yet when people behave without virtue or morality like animals, society does not guarantee a fair judgment. Xiaoyu is closely

based on Deng Yujiao, a pedicure worker who also killed her assailants in self-defense. Although Yujiao immediately confessed to the murder, she was charged with homicide and refused bail while other culpable officials were unaffected. It was not until her story had permeated public forums and reached national attention that her charge was reduced and the other officials were fired. In China where rule of the party or those in power precede, civil and human rights are undermined at the cost of victims' livelihoods and justice. Upon closer inspection of Yujiao's case details, it becomes egregiously clear how money and wealth have deformed social norms and values: "Deng Guida [assailant] used a wad of ¥4,000 cash to hit her face while yelling:

'Didn't you want money? I bet you have not seen any money before. How much money you want, just say it, believe me or not, I shall smack you to death with money.' Deng Yujiao [victim] retorted, 'Yes, I have never seen any money before, if you have the guts, today you smack me to death.' Deng Guida then replied, 'I am going to smack you to death with money. I'm going to get a truck load of money to squash you to death'" (Beach, 2009).

By replicating the dialogue and violent assault between Deng and her assailants in *A Touch of Sin*, Jia attaches a face, a personality, and a life story to other service workers whose assault or rape cases have gone cold or unaddressed. Even the assailants are portrayed with great depth: after slapping Xiaoyu repeatedly, shouting the entire time about money, one can see how much these men have shaped their toxic identities and values around their wealth and power. Having seen how other rich tycoons like Jiao are hailed as rich and respected business tycoons, these men also wish to be revered and feared by their peers and lower social classes. But because they have not accumulated enough wealth and capital, they violently force the most vulnerable —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workers — to submit to their perverted ideas of masculinity and social respectability.

While Xiaoyu evolves from a pitiful side–woman betrayed by her lover into an independent spirit determined to survive, Xiaohui is not as fortunate. Xiaohui, a transient teenage factory worker, is representative of one of the several dozen suicide attempts in Foxconn City from 2010 to 2013. Unlike the previous vignettes, he does not engage in any explicitly violent acts and appears like a normal, hopeful young man. However, countless obstacles and burdens threaten Xiaohui’s faith in the world and his will to live. When his employers force him to give his wages for his friend who was injured talking to him, Xiaohui runs away and works for another company. Why should he feel any loyalty or responsibility towards a company that sees him as yet another interchangeable, disposable employee? Moreover, why were no safety measures in place to ensure such simple accidents were prevented in the first place? Chinese regulators and companies have no incentive to provide reasonable hours, crackdown on use of child labor, or ensure reasonable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their employees. After all, there are massive incentives and profits to be had if they can meet consumption demands from the growing domestic upper clas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s evidenced by the land bureau chief who purchased over 130 luxury bags worth over 200 million yuan. While employees benefit from marginally higher wages and can provide more for their families, they miss out on creating or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genuine social connectio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Miles away from his home in Hunan, Xiaohui understands this loneliness acutely after he recklessly falls for Lianrong, a hostess and fellow Hunan native at the hostess club where they work. Infatuated, Xiaohui asks Lianrong to run away with him, but she rejects him, saying, “There’s no true love in sex work. How well do you know me? I have a daughter.”

In an ideal world, Xiaohui and Lianrong could exist as two people in love with nothing to fear or hide, but reality is crueler to those with something to protect. To raise her daughter, Lianrong uses her body, her most profitable asset, to service rich older men and rejects any promises Xiaohui makes. She knows that Xiaohui is an impulsive

young man who will utter sweet word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depths of his promises, and that if he knew she had a daughter, they may have never been together at all. What Lianrong seeks out of her intimate relations is not a life partner or lover, but money: her social media handle, “Fish Seeks Water,” and her habit of releasing goldfish into the river reveal her wish to be a fish, swimming freely in the water. In Mandarin, fish (鱼) is a homonym for wealth (裕), a Buddhist symbol of fortune, and a common New Year’s symbol is a fish holding up a lotus flower (莲蓉 lianrong) and a goldfish as a sign of wealth. Despite her upbeat demeanor, Lianrong wants to leave her life as a sex worker and do more than just survive day by day, but she needs water, or money, to escape with her daughter. After being rejected and seeing her later service a customer, Xiaohui finally understands that he cannot be the “water” she needs and returns to Guangdong.

Moreover, given the menial and labor-intensive nature of factory work, there are few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like Xiaohui to advance to anywhere near managerial positions. So when one of Lianrong’s customers criticizes “young people nowadays [for having] no sense of direction,” Xiaohui feels deeply betrayed and mocked. For those born to the bottom of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they can only aimlessly search and hope for some stroke of luck or success, which invariably come in the form of money. After finding work in another faithless, dehumanizing factory and nearly being beaten up by the previous employee he owed money, Xiaohui falls prey to the same sense of powerlessness that led so many to attempt suicide at the Foxconn factories: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 不会控控诉，不会埋怨 /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 驻足时光之初 /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许立志, 4–10)

“Workshop, assembly line, machine, work card, overtime, wages... / They’ve trained me to become docile / I don’t know how to shout or rebel / Don’t know how to complain or denounce / Only know how to suffer silent exhaustion / When I first set

foot in this place / I only wished for that gray payslip on the tenth of each month / to grant me some delayed solace” (Xu Lizhi, 4–10).

Like Xu, Xiaohui felt isolat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 his life was taking, but because his limited education and skill set meant that he would likely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working repetitive, thankless factory jobs. From their perspectives, the weight of a lifetime spent trapped in a factory, assembling machines, and becoming an interchangeable part of a larger industrial process itself may have induced more dread than hope in living. In the end, each chose to commit suicide.

While Jia presents a faithless view of Chinese society as one full of corrupt soul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is minimal, where both respond to the structures of their environments to become more cunning and cruel or open and kind if their survival depends on it. *A Touch of Sin* is a bleak, brutal view of modern industrial China, but there are glimmers of hope in some of the stories presented. Deng Yujiao, the originator of Xiaoyu, was able to receive bail and a reduced sentence with the will and sympathy of the masses, contrary to the cold, disconnected society that Jia depicted. Her trauma and suffering, combined with Jia’s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ate of Chinese civil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brought valuable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Weiquan Movement (维权运动). There are individuals that are as or even more beastly than those in *A Touch of Sin*, but there are many fortunate souls who can tip the scale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高瑞德 Dorothy-Rui Corrigan '23）

在共產黨的治理下，中國政府有四個跟生育控制有關的主要階段：一九七十年代，中國政府推動了“晚，稀，少”運動；一九八零年，中國政府開始推行了獨生子女政策；二零一六年，中國家庭都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二零二一年以來，中國政府轉而實行三孩生育政策。

“晚，稀，少”這個口號裡的“晚”是指男二十五歲、女二十三歲才結婚；“稀”是指延長生育間隔；“少”是指只生育兩個孩子。後來的許多強制措施實際上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晚，稀，少”運動。所謂的獨生子女政策，就是讓一個中國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二



年，獨生子女政策被寫入中國憲法。不過，中國出生率也開始出現持續下降的情形。為了阻止中國社會的問題惡化，近年來，中國政府實行了鼓勵家庭生育很多孩子的政策。專家認為這些新的政策不會很有效，因為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要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實行這些政策，這就要從共產黨發展的歷史說起了。在五十，六十年代，為了貫徹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發動了很多運動，比如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在當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中國人面臨了沒有足夠資本，資源和消費產品的困難。此外，平均每個家庭都有六個孩子，使中國經濟的情況更加惡化。當時，中國人口已經接近十億。隨著這些共產黨運動的失敗，中國政府想要通過以控制人口增長為目的的政策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除了在某些少數民族的地方以外，在全中國，共產黨政府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最極端的措施之一。在政府實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時候，計劃生育執法人員對每個已達生育年齡的婦女進行詳細記錄，這些記錄包括過去的孩子，避孕藥的用量，甚至月經週期。有的工作場所也有生產和生殖的配額。如果一個懷孕婦女沒有先得到領導的許可就懷孕的話，那她們就要被迫墮胎。在農村裡，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婦女同樣被要求絕育或置入宮內節育器。對於一般家庭來說，有太多孩子可能意味著他們的房子將被破壞，接受相當金額的罰款，而超生的孩子也將被拒絕辦理戶口登記。

減少人口數量固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是多少也對中國社會造成一些問題。

一方面，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這給大多數的中國人帶來了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隨著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有的人由一無所有變成無所不有，許多人不再過着極度貧窮的生活，年輕人也爭取到了上大學的機會。另外，中國女性的地位也明顯地提高了：普及生育知識與義務教育都讓女孩子可以就學；推廣晚婚晚育和優生優育使農村徹底斷絕早婚現象；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讓女孩子真正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並擁有獲得遺產的權利。僅有一個孩子讓父母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養育子女，中國政府也開始投資優生優育，這些都提升了下一代的人口素質。

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發現了，隨着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也跟着降低。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些人口金字塔的圖形：

與敘利亞和巴西相比，中國沒有那麼多的青壯人口可以取代不斷增長的高齡人口。目前，專家對獨生子女政策的負面影響正在進行研究。根據研究分析，生育率的降低不可避免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勞動力的問題，男女平等的問題，婚姻的問題和遺棄孩子的問題。

中國政府把這些問題的責任推給年輕人，因為中國老齡化的問題很嚴重，年輕人的數量越來越少，而老人的數量越來越多。這既帶來經濟方面的問題，也帶來照顧高齡人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將導致中國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另外，中國缺乏可以減緩青壯人口比例下降的移民人口。相對而言，印度的年輕人口持續增長，這可能讓更多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到印度。至於照顧老人的方面，不少的獨生子女各自都有照顧父母的責任，自己的父母加上配偶的父母，給他們很大的壓力，也使他們更難生育自己的孩子。有些老人連社會保障都沒有。三年前，中國專家警告中國領導人，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預期壽命的延長意味著中國就快要出現勞動力不足，無法養活很多高齡人口的危機。

此外，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時候，除非生的是男孩，否則有些中國家庭會選擇墮胎或遺棄孩子，結果，到了今天，中國的男性人口跟女性人口出現比例失衡的情形。二零二一年，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約三千萬人。家庭為什麼只想要生育男孩？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中，血統只能通過男性傳遞下去，反之女性則是被“嫁出”的一方，她們需要離開原生家庭。父母希望生育男孩是為了繼承家庭的姓氏，還有養兒防老。研究估計：中國有超過六千萬零兩百個沒能被生下來的女嬰，她們因為性別歧視而無辜受害。

因為中國的男人比女人多出更多，而且被其他國家的人收養的孩子絕大多數都是女孩，所以中國政府對中國年輕女人施加很大的結婚與生育壓力。從“剩女”這個詞的普及，可見政府對年輕女人的態度。所謂的“剩女”就是一個年過三十而仍然未婚的女人，這樣的女人往往是高學歷和高收入的人，所以在婚姻上她們不願意輕易妥協。這個詞對女人是極大的侮辱，然而，在中國卻為人們所接受。這種性別比例的差距對男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也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二零零七年的研究發現到中國 十六至 二十四 歲人口的性別比例失衡可能關係到男性犯罪率上升的問題。因為中國有這麼多未婚男人，所以政府目前正在從緬甸購買婦女，讓她們嫁給中國男人。換句話說，中國的性別失衡問題也影響到其他國家。

此外，雖然獨生子女政策讓每個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但是“黑孩子”仍然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大都市裏。所謂的“黑孩子”就是沒有戶口的孩子。在中國要想在醫療上，教育上，工作上獲得更多的資源，戶口是先決條件，因為這些孩子沒有戶口，所以在中國政府的眼裏，這樣的孩子不算是公民。這個問題也說明了何以中國始終沒有足夠的青壯能夠加入職場。

雖然被遺棄的孩子不是“黑孩子”，但是他們仍然有特別的問題，他們的經歷卻都各不相同。二零零三年的研究發現到，在嚴格執行計劃生育規定的廣西，想要兒子的父母試圖在黑市上出售自己的女嬰。根據一位中國學者的說法，當時被賣的嬰兒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孩。有的被遺棄的孩子被拿來做買賣；有的被領養的孩子，無論在哪裏長大，他們都可能沒有穩定的生活，有身份認同上的問題，有身體健康上的問題，也面臨別人對他們的歧視。顯然，受到獨生子女政策影響的人不僅僅是中國的居民，還有在中國出生卻在其他國家生活的人和他們的家庭。

在這些壓力下，中國政府不得已才停止了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鼓勵人們生育更多的孩子。雖然政府正在提供生育孩子的補助，但是生育孩子是一個終生的承諾，年輕人很難輕易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從客觀上來看，不管新政策鼓勵中國家庭生育多少孩子，之前的獨生子女模式也必然仍然會存在下去。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政府還是應該繼續為每個家庭提供避孕以及計劃生育的服務並保障婦女的生育權利，與此同時，也要關心中國現有的孩子。

关于新冠疫情的一篇省思（柏安达 Adam Boxer '23）

Bio: 大家好。我是Swarthmore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我的專業是經濟學和中文。這篇文章是我根據我2021年在台灣當時的一篇有關疫情的演講所改編而來的。希望大家喜歡。

我想先請各位回想一下，去年三月，疫情剛爆發的時候，除了感到無可奈何以外，你們都在看些什麼新聞？就我個人而論，當時我瀏覽的新聞評論包括：「疫情究竟是否會結束？」、「此次疫情跟亞洲二零零三年的有何不同？」、或「人類遭遇黑死病時，如何活下去？」。相信各位對這樣的新聞標題一定也不陌生。

今年的某一天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又看到了類似的文章，作者以過去曾發生過的疫情為基礎來預測新冠肺炎疫情結束了之後的世界將會如何。經過了這一年半的疫情，讓我累積了足夠的親身經驗，因此這樣的文章很快就引發了我的思考與好奇。雖然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許多前所未有的瘟疫，不過當時、當地的經濟形態、生活方式和社會情形都不盡相同。那麼，人類在面臨相同的危機時所抱持的態度是否會隨著時空的變遷而有所改變？舉例來說，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的大流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有什麼相同與不同之處？

不可否認，中世紀與現代在方方面面都有天壤之別。不過，兩者卻有不少驚人的相似之處。比方說，歐洲十四世紀大瘟疫剛發生的時候，一般人認為病菌的來源是猶太人。這就是說，猶太人在法國的公共噴泉“下毒”。最後使得黑死病擴散到全歐洲。結果，許多歐洲人因此開始仇視甚至於殺害猶太人。同樣地，去年疫情爆發時有不少人以為冠狀病毒來自於華人，甚至於認為只有華人有傳染力，因此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歧視。雖然這樣的說法根本不合邏輯，不過，人類在碰到不幸的事件時似乎經常會習慣找代罪羔羊，然後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他們。

另外，中世紀時，人們使用了各種各樣有道理的沒道理的方式來治病。比方說，中世紀的人相信祖母綠寶石與砒霜可以醫治黑死病，到了二零二一年，科學昌明人類已經能

飛上太空的現在，仍舊有人盲目相信漂白劑是具有療效的。換言之，縱使科學再進步、醫藥再發達，還是會有人做不合常理的事。

前面所說的例子再次證明一個殘酷卻又真實、老生常談卻又歷久不衰的真理，那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論社會多麼進步、經濟多麼發達、我們總是會有盲從以及不可理喻的時候。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換言之，人類會不斷地重蹈覆轍。不過往好的方面想，這一場疫情強迫我們面對我們一直以來的錯誤，然而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是改變的開始，所以只要我們現在開始做出跟以前不一樣的選擇就可以打破這個循環。

诗歌篇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蒋康怡 Connie Jiang '23)

Bio: This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Russian folk song, “Moscow Nights”, which in Chinese is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or “Nights in Moscow’s Outskirts”. I’ve mixed all repeats from the original song.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水面映着银色月光。
一阵轻风，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默默看着我，不作声。
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In the deep of night,
The garden is still all-around.
Only the breeze is softly singing.
How pleasant is the nightscape,
How free-flying is the heart
On this night of ambling souls!

A little brook quickly flows,
soft waves lapping quietly;
The water’s surface reflects silver moonlight;
A breath of gentle wind, a breath of singsong --
What a soul-ambling night it is.

The person of my heart
sits by my side
Stealing glances at me, not making a sound.
I want to speak to you,
But am too embarrassed about
How many words I have left in my heart.

The long night quickly makes way
for slow-alighting dawn.
I wish you the best, lovely girl.
From now on out,
You and I — never forget
These outskirt Moscow nights.

夔州怀古，思美人，泪颂（薄桑 '26）

Bio: 我主要就是从小学开始喜欢写诗，主要是旧体诗，新诗不大写。高中时期受IB中文课启发，开始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有见于新概念作文大赛。

夔州怀古

金戈暗起动秋风，风催暮雨雨催灯。

逝水几曾连归路，商参何事隔远空？

古道独吟悲永夜，天涯羁旅愧苍穹。

可怜白帝春深处，梦断不见永安宫。

思美人

飞瀑青丝笼岫烟，玉羽长眉含远山。

颦似春云积暮雨，笑如东风解凝川。

蕴秀墨里千秋展，噙香口中百代宽。

谁道一朝频频顾，便定梦索夜夜还。

泪颂

空守寂寞枕，独上泪人妆。

扇薄秋露重，草细春烟凉。

已忍分离乍，偏有故梦长。

清风莫唤我，为谁启幽窗？

专访：和阎连科（Yan lianke）的五个问题

阎连科（1958 - ）是当今中国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其中包括《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惟妙惟肖的写出了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被忽视的问题和所制造这些问题的背后的社会以及政治因素。4月21日中文四年级班和103班的同学有幸和阎连科进行了一次对话。这篇专访通过五个问题记录了同学们和阎连科之间的对话。

连科老师您好！关于《丁庄梦》这本小说，请问您最开始是如何知道艾滋村这个事情的？



阎连科：我在2001年收到了一些关于当时河南艾滋村的资料。是有人匿名寄给我的。读完了以后我对艾滋村这个事情愈发产生兴趣，所以后来找到了高耀洁老人（当时唯一几个对艾滋病很有了解的医生）。我和高耀洁和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去了河南的。在河南见到了几个当时染上“热病”（也就是艾滋病）的人。再往后就想着去当地的

艾滋村看一下所以联络了一个当地的皮雕医生带路。这是第一次去。后面又去了好几次。

在河南艾滋村看到了什么？这后来又如何启发了《丁庄梦》的创作？

阎连科：第一次去的时候艾滋村的时候感到很震惊。看到一些男子裸体在大街上走。这是因为艾滋病导致他们浑身发热并且睾丸溃烂。更让我震惊的是居然周围所有人都很习以为常包

括村里的女性。但是如果知道卖血会带来如此后果为什么还会继续卖血呢？这是因为农民耕田一般是收不到现金的。政府会给你一张纸条说他们欠农民钱，但农民并不会现场就拿到现金。但卖血不一样，你当场卖血他马上就会给你钱。这也是为什么卖血很受欢迎。

其实我起初没有打算写《丁庄梦》这本小说。我是去了一共6，7次以后才决定要写。当时在那个村庄里看到了一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卖血常常会导致头晕，所以血头跟卖血的人说让他们把脚往上抬能让血往脑里面回流。这个情节对我触动真的很深，也是为什么最后决定要写《丁庄梦》。

写完《丁庄梦》以后有什么遗憾的吗？

阎连科：写完《丁庄梦》以后还去过那个村庄一次。最开始第一次去时认识的艾滋病人应该不会再有活着的了。我对《丁庄梦》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完全写出人的复杂性。我每次去村庄的时候即使是悄悄去的都会有地方政府领导跟着我们。我很不解不知道这些政务官员是怎么知道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村长跟我偷偷说其实每一次都是那个带路的皮雕医生偷偷告诉政府的。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一直把这个皮雕医生当成一个朋友，所以没有想到他会告密。但后来心想这个医生应该也是在某种政府的施压下被迫告诉政府阎连科在村里的行程和干的事情。

谁是你最喜欢的作家？

阎连科：我从来没有喜欢一个作家超过5年。每过几年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作家也不是最喜欢的。我最开始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先开始读鲁迅和沈从文，再读日本文学，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读美国文学，再读拉丁文学。这些作家都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每一个似乎都只是阶段性的影响。我还想在这里说其实中国古代文学是很有价值的且很具有影响的。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对此给出更多关注。

和余华的关系怎么样？

阎连科：余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算是这个时代中国作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个，就如鲁迅是上个世纪最有代表的中国作家一样。他是我觉得唯一一个能够把艺术和读者之间保持一个很均衡的人，也就是说文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很喜欢他。这一点很不容易。

思

索

鸣谢

本期刊是由索斯莫大学中文部门，书法社，所有投稿的同学们以及我许多挚友们的一同努力下才得以完成的。希望此期刊能对所有正在学习中文的同学们产生启发和帮助。此刊为本学期学年第一也是最后一刊。中文期刊将会在9月份下一个学期开学后继续。欢迎大家届时投稿。